

长期以来，社会上对溥仪、婉容与文绣三人的关系，很大程度存在着误解。

一方面是因为为了满足大众猎奇探秘的心理，一些所谓的历史研究者以口述史的名义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衍生出许多真假难辨的「历史资料」；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在面对原始档案的时候，

因为本身抱着很大程度的偏见，加之所见有限，往往会做出错误的解读。回归三人真实的成长环境与历史背景，溥仪、婉容和文绣这些十六七岁少年小儿女的心性在彼此间的往来信札中得以体现。深宫似海，总也是情真意切。

特稿

毕竟一双小儿女

小朝廷时期的溥仪与婉容、文绣

董啸尘

档案馆从业人员，副研究馆员，毕业于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所，长期从事清史、明清文书制度史研究，曾在《清史研究》、《档案学研究》、《历史档案》、《明清论丛》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革命的烈

焰已燃遍王朝各地，孤立无援的隆裕太

后和宣统皇帝，在一群手足无措的王公

大臣的簇拥下，与民国临时政府达成共

识，颁布清帝退位诏书，双方签订了

《关于清帝退位后优待之条件》等一系

列相关文件。「优待条件」规定：皇帝

逊位之后，保留尊号，暂居宫禁，「中

华民国」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偌大的

紫禁城被分成两部分，乾清门以南的前

朝归民国政府使用，以北的后宫则作为

清帝逊位后的居住之所。从一九一二年

逊位，至一九二四年被驱离出宫，溥仪

及清皇室人员又在宫中住了十三年。溥

仪退位后在宫中的这段时间又被称为

「小朝廷时期」。

逊帝大婚逞算计

一九二一年初，溥仪已经长成一

位十六岁的翩翩少年，也到了议婚的年

龄，王公与内务府官员们便开始张罗

此事。此消息一经传开，议婚之人便接

踵而至，但有别于民间嫁娶的其乐融融，

整个过程充满了谣言与政治算计。有报

纸刊载说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奉系军

阀张作霖都打算与皇帝结亲，虽然言之

凿凿，但事实证明皆是子虚乌有，不过

是当时社会上一些反皇人士不喜徐世昌

对皇室态度温和，污名化溥仪与徐世昌

的手段罢了。内务府亦曾致函国民政府，

请求其责令有关报纸登报道歉，消除影

响，但收效甚微，此类消息仍源源不断

而出。甚至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

中也煞有介事地说：据载泮日记记载，

早在一九一五年溥仪刚十岁，载泮与内

务府总管大臣世续便同太妃们商议「皇

室与袁大总统结亲事宜，均承认可，命

即妥行筹办一切」，让溥仪娶袁世凯之



婉容大婚朝服像
摄于一九二二年



溥仪
摄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间

女做皇后，但后来因为袁氏去世失势而作罢。还有一批死硬派遗老上书，主张溥仪做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驸马，理由是德国为世界强国，且与清室甚为友好（据说宣统初年派员赴德国考察陆军，受到威廉二世的热情款待，故此清室对德国一直抱持好感。溥仪后来喜欢德国车亦是肇因于此），将来可借德国之力，恢复「大清江山」。也有人建议，与蒙古王公结亲，以便将来逃离宫禁后，可以暂居岳家等等。叙述之荒诞野逸，其真实性着实令人怀疑。

最后还是按照清朝旧制，从满蒙王公大臣家的女儿中挑选皇后。整个选后过程历时一年多，皇室内部钩心斗角，各有各的算计，各有各的属意人选。甚至在宫中，也争执不下。此时隆裕太后、庄和太妃已然去世，宫中还有三位太妃，其中敬懿、荣惠两位太妃是同治皇帝的妃子，而端康太妃是光绪皇帝的妃子（即大家甚为熟悉的瑾妃）。敬懿太妃始终不忘溥仪继承皇位是「承继同治、兼祧光绪」，隆裕太后在世时位高权重，根本不睬这一套，如今隆裕太后不在了，她终于可以明晰自己的「正宗」地位了，想要主持溥仪选后，她中意端恭之女额

尔德特·文绣。但端康太妃也不吃这一套。隆裕太后去世后，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指定由端康太妃主持后宫事务。而且她与溥仪关系不错，每遇年节，溥仪还会请她一同欢庆，她中意荣源之女郭布罗·婉容。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后，最终确定了婉容为皇后，文绣为淑妃。

迎娶婉容做皇后的礼节仪式，全都按照清朝的旧例来办，分为纳采礼、大征礼、册立礼、大婚礼四个步骤。前面三个步骤，纳采礼相当于民间的订婚并致送彩礼，大征礼是告知女方婚礼日期，册立礼则是正式册封皇后名位，程式繁琐，费时颇久。最为重要的大婚礼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农历十月十三日）举行，一切都参照同治皇帝大婚成案，只是奉迎皇后入宫循案应该由大清门正门抬入，这本是皇后可以荣耀一辈子的事情，有清一代也不过只有四人（顺治皇帝废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康熙皇帝孝诚皇后赫舍里氏、同治皇帝孝哲皇后阿鲁特氏、光绪皇帝孝定皇后叶赫那拉氏）有此幸运，然因此此前朝已归民国政府所有，大清门也已经改名中华门了，此时由大清门进至天安门、午门再穿三大殿多有不便，故凤舆进宫特准走的是东华门。东华门原本是



送嫁妆队伍出神武门

皇帝去世后灵柩出宫之门，故規制略低，连门钉都比其他门少一排。此外，按照清朝大婚成案，皇后入宫之日，需由宫中位分最高的嫔妃率众在坤宁宫外行跪接皇后降凤舆之礼。但此时溥仪后宫尚无嫔妃，故安排淑妃文绣在大婚礼前一日进宫，以便次日率众迎接皇后婉容。

宫门深深凭造化

婉容出身满洲正白旗，与溥仪同龄，家境颇为富裕。其父荣源头脑灵活，清帝逊位之后，他虽然失去了官职俸禄，但他颇有商业头脑，时常往来于京津两地经商，做得也颇有些声色。受其熏陶，婉容性格比较外向，接受了不少西方观念。荣源为人十分开明，对子女的教育一视同仁，在婉容很小的时候，就为其聘请了家庭教师，教她读书习字、弹琴绘画。稍长，还安排婉容到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就读，并颇有远见地为她先后聘请了美国人英格拉姆姐妹担任英文教师。

婚礼的第三天，婉容与溥仪一起在养心殿东暖阁接受各国驻华使节的祝贺，这是婉容作为皇后第一次公开露面。此时的婉容，恰值青春韶华，接见各国



大婚凤舆
庄士敦 摄



曾紹張理總務國新



葉華 女士
本年江蘇
省教育界
第五次演
說競進會
，省立第
一女師範
學生葉華
女士，名
列第一。



愛爾蘭之愛國女子



俄國革命紀念



希臘之難民



英國之失業問題



俄教堂之末運



愛爾蘭之新總督



公主之末路

驻华使节之时，梳着满族式的「两把头」，高高的发髻上缀满了绒花，合体的旗袍把她的身材衬托的更加曼妙。见多识广的外国使节夫人人们也都惊叹于她的娇美容颜和高雅仪态。获邀参加大婚礼及受贺礼的中外各报记者们固然不吝

篇章，争先恐后地做了绘声绘色的实况报道，而未能受邀参加的大小报刊，也是极尽其能，或是道听途说，或是轶闻秘史，都进行了大幅的报道。新婚的帝后似乎受到了明星一般的待遇，而且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进宫之时，婉容还将自己的英文家庭教师伊莎贝尔·英格拉姆（中文名任萨姆）带入宫中。任萨姆是一名美国传教士的女儿，出生于北京，比婉容大四岁，一九二二年自韦斯利学院毕业后回到中国，接替她姐姐担任婉容的英文老



婉容
摄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间



溥仪、婉容与外宾在颐和园 摄于一九二二年

师。婉容与任萨姆关系很好，几乎无话不谈，甚至还经常互换衣服穿。入官后，她们很快便与溥仪非常尊敬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士敦熟识了。四人经常在庄士敦宫内的书房——养性斋聚会聊天。有时溥仪也会派人来叫庄士敦到婉容的寝宫——储秀宫与他们一起进膳。此类私人场合，他们都甚是开放，往往不拘什么宫廷礼仪。婉容手把手教会了溥仪西餐用餐礼仪，还常常和他一起骑车、打球。此外，婉容与弟弟润麒也和溥仪的弟弟妹妹们玩在一起，关系十分融洽。而且这种融洽似乎获得了不错的效果，后来溥仪的大妹韞嫫嫁给了婉容的哥哥润良，三妹韞颖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麒。不管是郎情妾意，还是政治联姻，总也是两家关系密切的重要证据。因为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婉容很快就融入了溥仪的生活之中。

相较于婉容，文绣也算是名门之后了。她的曾祖父壁昌曾官居两江总督，祖父锡珍更是官运亨通，历任吏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等要职，后来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也是其门生。不过到了其父辈时，已是家道中落，其父端恭只做



文绣 摄于一九二一年



溥仪与婉容弟润麒在御花园 摄于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间

了内务府主事这样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小官。尤其是清朝覆亡之后，经济来源顿失，他们先是「吃瓦片」（即靠收取房租过活），后来就不得不变卖房产坐吃山空，日子便越发地难以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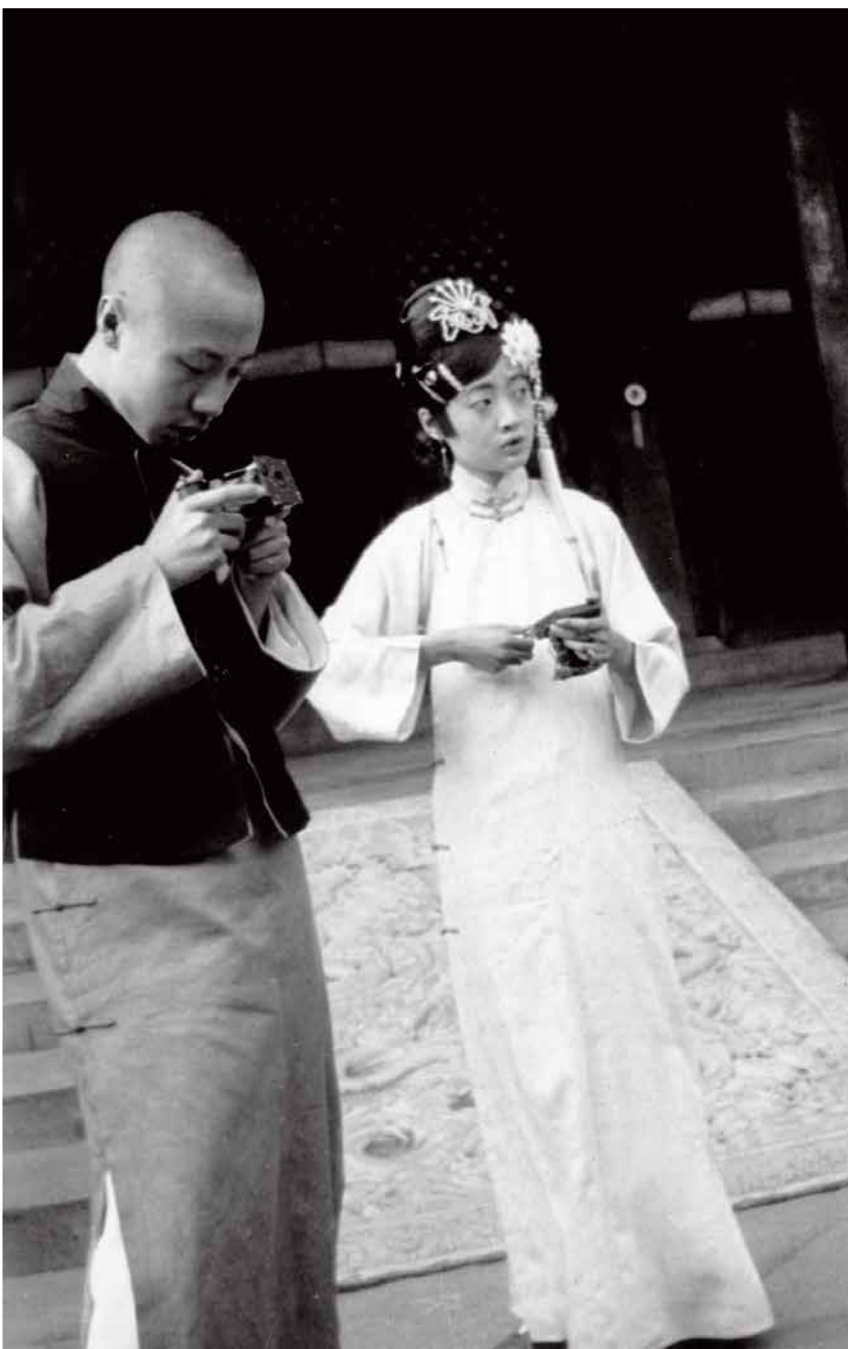
文绣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式教育，由于家境不裕，八岁时才在花市私立敦本小学就读，不过她倒是聪颖好学，颇谙事理，有着一份超越年龄的成熟。入宫之时，她只有十四岁，从现存照片来看，此时的她发育未成，皮肤黝黑，个子矮小，脸上的婴儿肥尚未退却。

文绣性格略显内向，细腻而敏感，其所受到的传统的「三从四德」教育观念，与溥仪及当时的宫中生活似乎总有些格格不入。当时社会大环境颇有些「崇洋媚外」，「洋鬼子」变成了「洋大爷」，凡是与西方事物扯上点关系就高贵起来。而自一九一九年庄士敦入宫担任溥仪的英文老师后，溥仪及小朝廷诸人对西式文化也越发憧憬起来，据溥仪回忆说：在他眼中，「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于是古典内秀的文绣一入宫，不免便有些不合时宜了。

在现存的照片中，婉容与大家的合照数量非常多，在这些照片里，婉容于经意不经意中，或端庄高贵，或妩媚娇嗔，或古灵精怪，永远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这固然是由于其皇后的尊贵身份，更多则是其外向大方的性格所致。而文绣则甚少与别人合照，即使是合照也会偏居一隅。而其单人照，无论是花下端坐，或是于树荫下读书，或是窗前抚笛，每每总是一副「满腹心事无从寄」的落寞样子。养心殿院内，头上满缀宫花的文绣笑容可掬，虽然肢体略显拘谨，但已然是不多见的开朗了。



文绣在养心殿
摄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间



溥仪、婉容在摆弄相机
摄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间

文绣曾写过一篇《哀苑鹿》：「春

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倚树稍憩，忽闻园鹿悲鸣宛转，就而视之，奄奄待毙，状殊可怜。余思此鹿得入御园，受恩俸养，永保其生，亦可谓之幸矣。然野畜不畜于家，如此鹿在园内，不得其自行，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骨为贵也。」以十四五岁的年纪，能有此文笔，颇值得称道。而且以苑鹿「不得其自由」喻己，最后活用庄子《钓于濮水》中的两句，颇为点睛。入宫之后虽然衣食无忧，但犹如监狱中的犯人，反而比不上平常夫妻的恩情欢爱。现存尚有其另外几首诗作：「拥被难成梦，萧萧一夜风。浊醪聊自饮，朝日照窗红。」漫漫长夜，孤单一人拥被难以入睡，借酒助眠，却不觉天已大亮，一夜无眠。《无题》：「静坐闲挥扇，垂帘避暑风。鸟翔双翼展，飞舞在晴空。」如果这一文二诗都是写实，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或者文学适当的虚构的话，那文绣在宫内的生活的确有些不甚如意了。

排遣孤寂见真情

小朝廷时期的宫禁生活，相较于往日的富丽堂皇，封闭、空虚、寂寞。但紫禁城高高的红墙，仍挡不住溥仪、婉容和文绣这些十六七岁少年儿女的心性，他们总是打着各种旗号出宫。即便如此，机会也非常有限，于是他们就在宫内寻找各种新奇玩什，如骑自行车、打网球、荡秋千等等，拍照也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大婚后的溥仪算是正式「成人」了，毓庆宫上课的束缚也略为松散些，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而婉容的进宫也为沉闷的皇宫注入了更多的西式基因。故宫博物院现存有关溥仪的老照片两万余张，除少部分清末及居津时期的，绝大部分都是小朝廷时期，尤其是溥仪婚后的照片。

遇上皇帝万寿、皇后千秋这样的大节日，宫里也会唱戏庆贺几天。有时候会举办舞会，邀请外国嘉宾等。但这些活动所费不貲，小朝廷经费颇为紧张，不能常常举办，往往一年也办不了几次。更多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做点文字游戏罢了。如前面所说，文绣在宫中时常为

文作诗以排解忧思。婉容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甚擅长，这从她行文中时常有错别字即可看出。但或许受到文绣的影响，婉容也开始写作诗文。两人甚至还分别起了号，婉容用「植莲」，文绣用「爱莲」。婉容写出得意之作，也会与文绣切磋：「夜半皎皎是月光，窗内咳吁是悲伤。若月好似多情种，可能于我寄悲伤。」虽不甚高明，倒是情真意切。「明月何凄凄，照我丝竹居。问君何所思？吾以亦无所意。无所思，无所忆，是何烦事使君悲？君悲没非思亲远？无人怜我对月凄。无所依，思亲思友无知己，亚似离燕南飞。归故乡，归故乡，见爷娘。」描写的是离家思亲的愁绪，令人动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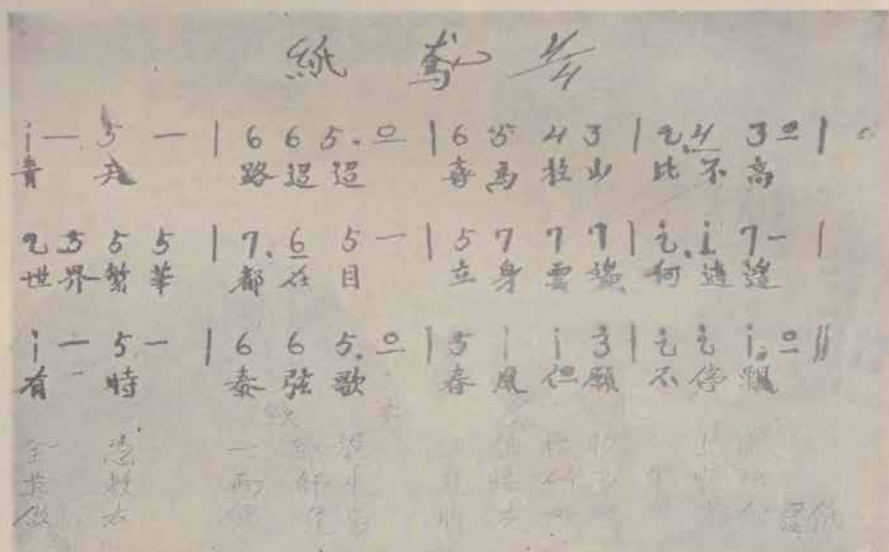
笔者曾于溥仪档案中见到婉容与溥仪、文绣的信札多封。咫尺之遥，却要以信札互通心意，不过是把这当成了小游戏，以排遣深宫的孤寂罢了。有文章称，婉容给溥仪的信札「经常是一天一函，甚至是一天数函」。依据何来？笔者不知。自婉容进宫至被驱离宫前后共计七百多天，如按此说，那么仅婉容给溥仪的信札就得上千封，这是



Mrs. Paoyee, the former empress of China.

溥儀夫人近影

溥儀（前宣統皇帝）夫人之筆跡



Hand writings of the former empress



The study of the former empress.

溥儀夫人之書室

北平故宮，自民國十三年冬溥儀遷出以後，先經清室善後委員會之查封，查點後經故宮博物院之整理陳列，於是故宮情狀始得公開披露。吳縣陳萬里君，時在北平曾躬與查封查點及整理，陳列之役，先後所攝影片頗多，除一小部分當開放展覽之際由清室善後委員會及故宮博物院選擇若干，印成明信片發賣，因此報章雜誌間有轉載外，未經發表者不少，此次陳君在南先就溥儀出宮後檢查時所攝各片，整理成書，題名『民十三之故宮』由開明書社出版，頃復由陳君續編一冊，與已刊之『民十三之故宮』取材完全不同。其中如故宮博物院開幕時之盛況，黨國要人當時在北平時參與開幕典禮之演說，李石曾與稚暉諸氏在乾清宮檢查時情景，溥儀妻所居翊坤宮儲秀宮麗景軒之內容一班，溥儀妻妾影片之複寫，並手蹟之留影，以及乾清宮端凝殿內所藏之古物計重要影片共一百十幅，將由本公司出書，題名『故宮圖錄』明年春季出版。

《良友》画报关于婉容的报道

图片出自“全国报刊索引·民国期刊全文库”

多么可观的数字。然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婉容信札总计不过数十件，其中以写给文绣者为最多，其次是与溥杰之妻唐石霞之间的书信往还等等。写给溥仪也不过数封，且时间皆集中在一九二四年四月。

婉容给溥仪写的信件多为英文，都是书写在漂亮的小卡片上。因为是私信，所以称呼相对比较随便。溥仪曾自取英文名字 Henry，后又为婉容取了英文名 Elizabeth，看似普通，却正与英国女王、奥地利王后等同名，不难看出他对婉容的喜爱与期许。在信中，婉容一般称呼溥仪为「my dear emperor」，甚至直呼「my Henry」，而自署「your loving, Elizabeth」。有的时候还撒娇似的用「your hate, Elizabeth」等等。

此时的溥仪，除去担了个皇帝的虚名，并无他权，手下不过是内务府的杂役和宫内的太监、宫女、仆妇罢了。几年前丁巳复辟（即张勋复辟）的闹剧过后，各方势力也都略微消停些。清朝的遗老遗少们虽然仍把他当作皇帝来供奉，但于溥仪自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开阔了眼界后，也了解了些西方人人生而平等的新派思想，与后妃相处时，似乎也

能享受些普通小夫妻的快乐。他们在信中时常会开些玩笑，甚至还玩起了角色互换的小游戏。婉容在信中称呼溥仪为「my Henry dear little wife」，自署「Your loving husband, Elizabeth」。

文绣给溥仪的信札则用中文，称呼也甚为随便，文绣一般称呼溥仪为「吾爱」，落款为「爱莲」。宫中时期两人信札未见，笔者曾见二人在天津时的信札，亦是情真意切。

以笔者所见，无论是婉容还是文绣，对溥仪还是一往情深的，整个宫内的氛围也是其乐融融。而在婉容与文绣身上，则看到了更多的新时代气息——后妃们不再是被动等待皇帝驾临，而是在双方的关系中增加了很多主动权。

溥仪有何回应，惜无存函。幸有他的几首诗。从这些诗中，我们也颇能感受到某些许真情。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溥仪竟然也写这样「摩登」的白话诗：

灯闪着，风吹着，
蟋蟀叫着，我坐在床上看书。
月亮出了，风息了，
我坐在院中唱歌。

月亮出来了，

她坐在院中微笑的面容，
忽然她跳起来冲着月亮鞠躬，
一面说：

好洁净的月儿，弗呢来个战。

Henry 一九二二北京

秋风一阵阵的吹在窗棂上，
你觉着冷不冷呵？

月亮吹于西河，

老鸦乐于北树，

我叫于中室，

大讲演于高堂，

八音盒发出长啸之音，使人忘倦。

这个冲着月亮鞠躬的「她」是谁，我们无意揣测。不过可以看出，此时新婚不久的溥仪，的确是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毕竟一双小儿女

为了满足大众猎奇探秘的心理，一些所谓的历史研究者以口述史的名义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衍生出许多真假难辨的「历史资料」。甚至许多学者在面对原始档案的时候，因为本身抱着很大程度的偏见，加之所见有限，往往会

Mencius held converse with king Hsuan of Chi. "Let us suppose," said Mencius, "that one of Your Majesty's servants, who is about to start on a journey to Chi, entrusts his family to the care of a friend. On his return, he finds that his friend has allowed his family to suffer from hunger and cold. What should he do with such a friend?" "Cut him," answered the King. "And suppose," continued Mencius, "that Your Majesty had a minister of justice who was incapable of controlling his subordinates. How would you deal with such a one?" "Dismiss him at once," replied the king. "And if throughout your realm there is a lack of good government," Mencius went on, "what is to

溥仪英文字迹

月亮出来了，
她坐在院中微笑的
面容，忽然她跳起来
冲着月亮
鞠躬，一面说：“好
漂亮的月亮
兄弟呢来听哉”

小诗一首
Henry
一九三三北京

溥仪所作的白话小诗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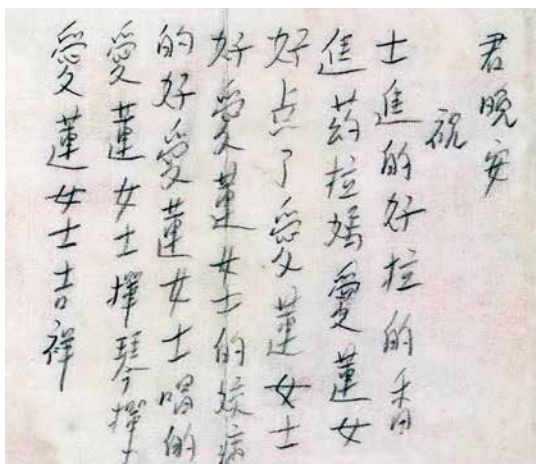
做出错误的解读。故长期以来，社会上对溥仪、婉容与文绣三人的关系，很大程度存在着误解。

婉容做派比较西化，不太拘小节，但为人尚属良善。据她弟弟润麒回忆：他进宫的时候，婉容时常教导他，对待下人要友善。某次在宫内吃西餐，上菜的仆役因不懂西餐礼仪，把青菜的位置放错了。润麒便说：「菜应该在左边取。」但婉容却不以为然，对润麒说：「您就凑合点儿吧。」把仆役原本要受到申斥的过错就这样掩饰过去了。

与文绣相处亦是如此，有时婉容会编几首打油诗调侃文绣：「明明明月上东墙，淑妃独坐在空房。娇弱飞燕常自舞，窈窕金莲世无双。」结果被后人解读为讽刺挖苦文绣不受恩宠独坐空房，而「窈窕金莲」也被看作是讽刺文绣之母是汉人，要缠小脚。婉容致文绣的信札中说：「爱莲女士吉祥，爱莲女士弹琴弹得好，爱莲女士唱的好，爱莲女士的姣病好点了？爱莲女士进药拉吗？爱莲女士进的好，拉的香。祝君晚安。」也被当作是婉容粗鄙不堪、看不起文绣的证据。其实仔细看看这两段文字，不过是

闺蜜之间的玩笑话罢了，实在够不上什么「官斗」。而且诸家在引述后一封信时，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往往将信末「祝君晚安」一语遗漏，如此便将小姐妹间无聊的笑闹，坐实为了后宫嫔妃间争风吃醋的斗争，其目的不免让人心生疑窦。至于某些文章中说「婉容是美丽的，同时也是善嫉的。从留下来的史料相片上看，其容貌温婉清秀，但眉角隐约带着凌厉」，也实在是欲加之罪，不值一辩。某次婉容闹过头了，惹恼了文绣，她还写信向文绣道歉：

爱莲女士惠鉴：昨接来函，知 you 之兰楮闷，现以痊愈，「甚欣慰之至。and 请君勿怕，me 错误，念一是于君



婉容致文绣的信札

互相立誓，彼此均不得再生误会。不拘何事，均可明言。所以君今不来，「以 we 稍有误会之处。」（不过莫名其妙而已矣）只是君是因病不得来此，「实不能解也。君闻过中外各国，有 you 病不能见」之理么？若有，何获罪于君之处，还望君明以见告为幸。不过自叹才德不足，难当君之佳偶耳。请罪人植莲启。

本思在写数行，以博君之一哂，怎奈不会写了，只得作此不通之数字，以解君之幽闷。

一个活泼、开朗、聪明、幽默的女孩子形象跃然纸上。或许看惯了那些「末代皇后皇妃」文学作品的人们不免有所怀疑，这真的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婉容吗？

相较于婉容的主动，在二人的相处中，文绣相对比较被动。婉容给文绣的另一封信末尾写道：「那信是作（昨）来的，说给 you 送去，后来又忘了，望君恕我之记性不好。谨此奉简，祝君晚安。」其后又赘语曰：「不知君可嫌一天天扰君否？Plase you forgive I 之逆君。」婉容对文绣的各种委屈、小心溢于言表，哪有什么「正宫娘娘」的架子呀！那些排挤、斗争文绣的逸闻野史自

是不攻自破。

婉容致文绣：

爱莲女士惠鉴：才闻傅（传）萧炳琰（炎），想是欠安否？倪（现）痊愈否？望君赐以回函，以慰余之疑念。
Elizabeth

文绣回函：

现在无有何等不适，不过每日必令萧诊脉一次。因午间有事，故令晚间来。you 放心可也。来函笔误甚多，兹特更正还回。爱莲

深宫似海，两位小女子互相照拂，总也是情真意切。令人意外的是，婉容来函错别字太多，文绣竟然在原函上改了送还。从此函可以看出二人感情不错，亦可见婉容并非什么小肚鸡肠之人，否则文绣又有何必要冒犯皇后的「凤颜」！

谁是「蕊珠女」？

其实莫说是婉容，连溥仪也难逃被编排的厄运。这其中，有一段文字时为人所提及，因为这是「溥仪御制」，用来挖苦讽刺文绣之作！

岁维己巳甲子之日，蕊珠女士破晓突起，自撕其唇，且骂己为狼狗，拔

其青丝之发，血淋淋然如遗尿。众趋视之，则狂吼若牛声，目眦尽裂，黄牙全张，掷桌上之镜台于女仆之额间，洞见脑髓，众悉奔避，而蕊珠女士转寂然作嗤嗤也。

耿耿星河欲曙天，蕊珠女士常自怜。

暗掩珠扉泣如雨，孤灯将人意绵绵。

以及一首题作《蕊珠女自述》的诗，解释说是溥仪所作，用以呼应婉容「讽刺」文绣的那首《明明明月上东墙》：

蕊珠女，坐空房，自怨自叹。

想起来，我的脸，好不惨然。

长得想，母螃蟹，黑暗如烟。

我好比，卵中黄，腥臭硬坚。

我好比，狗失群，摇尾乞怜。

我只好，爬进去，收藏起我的小金莲。

这两首诗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一

位档案利用者在其中披露，作为溥仪、婉容与文绣关系不睦的「铁证」：「一九二九年的某一天，文绣起而抗争，在薄情与冷酷之中，以一个弱女子的哭闹发出人权的呐喊。这倒引得溥仪动了『诗兴』。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把文绣（诗中作蕊珠）描绘成一个发了疯的女人，挖苦她的感情，开这种可耻的玩笑。请看这首自带序文的诗。」多年来许多文章对这两首诗作多有引用，而溥仪也得了

些「冷酷薄情」「可耻」「下流」之类的恶评。然事实却并非如此。

首先，这并非两首诗，而是三首。

「岁维己巳甲子之日」一段并非「耿耿星河欲曙天」的诗序，其诗另有所在，可惜只是半成品，唯有一句「丑女饰容掩己貌」，文风倒也颇为一致。所谓的《蕊珠女自述》诗，亦是张冠李戴，「蕊珠女，坐空房，自怨自叹」原作并未书

题目，真正的自述诗是「耿耿星河欲曙天」一首！其实不止这几首诗，笔者上文所引用的信札、诗作，在很多论著中，要么是被掐头去尾，要么是被拼接粘贴、张冠李戴，几乎不能见其本来面目。除了多次转引造成的讹误外，是否是写作者故意为之，令人颇觉怀疑。

第二，这位时而癫狂、时而哀怨的「蕊珠女」到底是谁？诸书中皆说是文绣的代称，其所据为何，笔者无从揣测。囿于资料所限，笔者实在也不能提出确证力指其非，只是提一点反证。溥仪共有七个妹妹，大妹韞嫫字蕊欣，二妹韞馥字蕊茵，三妹韞颖字蕊秀……这些字都是其父载沣所赐，而「蕊珠」正是其四妹韞嫫之表字。韞嫫出生于一九一四年，若诗序中「岁维己巳甲子之日」不

是「乙巳癸丑」式的戏谑，此时（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间）她已经长成十六岁的大姑娘了，而溥仪等也刚刚搬到静园，算是安顿下来，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在发展，兄妹间有些戏谑的文字，似乎也甚属平常。不过用词这么重，恐怕韞嫫得有个大心脏！

如若诗中的这位「蕊珠女」与韞嫫无关，那么溥仪怎么会允许别人用自己妹妹的表字写这样的诗？如果「蕊珠女」是指代文绣，那么用身边人的名字代称另一人，也实在是讲不通。

不过令笔者不解的是，韞嫫后来一直生活在北京，直至二〇〇三年去世，那么这本「编排」溥仪及婉容的著作出版之时，她应该是看到了吧，尤其是其弟溥任、三姐夫润麒曾指出该书描写多处不实，提出强烈抗议，然多年来却未见韞嫫及家人对此有所驳论。或许是兄妹间私密信函本不足外人道，不便自认；抑或是笔者读书未遍、遗漏其回应之故吧！

注：本文所涉档案均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溥仪档」。

